



自剖越深  
活得越真

2013年1月18日,我最后一次参与录制《非诚勿扰》,感谢大家在我做《非诚勿扰》期间对我的厚爱和关心。

从2010年1月开始,我参与《非诚勿扰》节目,历时3年3个月,录制节目322期。有离开的想法,始于2012年,我曾先后与台里有关领导交流了两次,最终取得了江苏卫视的理解,并相约在合适的时机继续牵手。

《非诚勿扰》无疑是我人生中最重

13

## 退出《非诚勿扰》想说的话

要的一个转折点,没有这个机会,我不可能在大众平台上展现自己。

我要特别感谢以下诸位:

没有王刚的引入,没有王培杰的点拨,没有景志刚的信任,我不会有机会参与《非诚勿扰》《老公看你的》和《不见不散》等节目,也不可能对电视行业的了解。

没有在节目中和孟非、黄菡的搭档,我的风格不可能在电视上那么明显。自我进入节目组的第一天,我就觉得孟非是个天才主持人。几年以后,在我见了很多主持人后,依旧这么认为。当我在电视上见到很多富有进攻性的女性后,更加意识到黄菡与生俱来的温柔是多么难得。有缘与他们二位在这个节目中并肩作战、相互配合,是我的幸运。

没有江苏卫视曾经给予的栽培,不可能有我的今天。说到栽培二字,依我的性格,过去对如此官方的语言一定不屑,但这几年,我清楚地看到,一档电视节目的成功是群体智慧和劳动的结晶,幕前工作者的荣耀依赖于编导团队的全力打造和幕后人员的默默耕耘,在此,感谢整个《非诚勿扰》团队所有的同事。

我离开《非诚勿扰》的原因,简单地说,就是作为一个性格色彩的传道者,我希望通过我的剖析,带给人们更多的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东西,而非纯娱乐;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可以帮助人们成长,并且一直认为让人们有触动比给人们瞬间的快乐更重要;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些年来,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把电视节目当成课堂。但很遗憾,这些想法不合时宜。即便如此,我从未停止过追寻的脚步,作为一个不安分的人,如果总是停留在已实现的目标上坐享其成而不去探索新的领域,这会让我对自己极其不满。

做《非诚勿扰》出名后找我的人不少,有的是为了挖墙脚打击江苏卫视的,有的是搞同类节目的。做《夜问》,是因为深圳卫视愿意尝试性格色彩的节目,对我来讲这可能出力不讨好,但能让更多的人因了解性格色彩而受益,是我最大的梦想,我愿意尝试。做《首席夜话》,是因为我个人喜欢访谈类节目。以前我被人采访时,常常感到痛苦,觉得有时对方并未深入我的心里,我希望以我所学可以进入他人的内心,刚好央视有这样一个机会就做了。做这两个节目都比做《非诚勿扰》要辛苦得多,艰难得多,赚钱少得多,这都是开始就放在我眼前无比清楚的事实,但我愿意做。我总是对我的学生说,要跟随内心的声音,追逐自己的梦想,如果我自己都做不到,如何让他人信服。

下面是我最近的动向:

做好节目,少说废话,在让人们渐

渐觉得我做的节目有意思的同时,每次观看都能得到启发。

写对我个人来讲最重要的一本书《本色》,有些问题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爱难猜》是帮你直接解决情感困惑的实用工具书,没有废话、没有疗伤、没有安慰,是拿来就可用的书,但我个人而言,这不是最重要的书。迄今为止,我写了很多专业书,多年来我都希望对自己曾经走过的路,做个全方位的自剖。我感谢那些在阐述他们的故事中对我有重大启迪的书,我也希望《本色》成为这样一本书。

现在,希望成为性格色彩培训师和咨询师的人越来越多,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在公司,让更多有志助人的朋友可以系统地掌握这个科学的方法。毕竟,我最擅长的是培训和演讲。

今生能够有缘参与《非诚勿扰》这个了不起的节目,是我的幸运。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无论你给予我的是鼓励还是批评,我都感谢你。

人生中多数你所见之人都是过客,你看了这个节目,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我们彼此就是过客,但过了以后,有一方依旧不离开,未来就有可能交叉。但愿你我未来交叉时,我们不仅仅是人生的过客,我希望能为你做些什么。

(摘自《本色》乐嘉 著)

(本连载完,敬请关注下期连载)



关注生存  
关注养老

24

## 红艳的继父去世

中间当桥梁,红艳跟他就无沟通的可能。可是,接到继父生病的通知后,红艳还是觉得异常感伤。她相信她妈妈要比她还要悲伤得多,一日夫妻百日恩,平时再不好,一到这个时候还是难免伤感。她知道,妈妈一路上都在极力忍住泪,孙庆芬不是一个坚强的女人。

红艳猛然想起还没跟主管请假,于是又慌忙跑去洗手间给部门主管打电话,说家里出了点儿急事,先请一个星期的假。

主管冷冷地说:“那这个月的奖金没了,我们正忙着宣传新片呢,人人都掉链子,工作还怎么干?”

红艳无语,只能接受。

亲人比天大,奖金没有,工作丢了,都可以重新再挣再找,可继父只有一个,刘红艳别无选择。

天大亮的时候,火车还在开,庆芬醒了。

红艳忽然问:“妈,万一叔出事怎么办?”

庆芬忙说:“不要乱说,不会的,不会的。”

虽然庆芬这么说,但红艳心里早已有了底儿。其实早在许多年前,红艳就知道迟早家里会是这么个局面,继父去世,妈妈需要安排,所以红艳才一直很努力。

红艳自小就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她知道,自己必须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把一切都准备好,最起码得有个房子,有份

不错的工作,能让妈妈的养老无后顾之忧,可她没想到,这一天似乎隐隐地在迫近。而且更恐怖的是,好的不灵坏的灵,等红艳和孙庆芬到了家后看到,噩梦一下子变成了真的。

继父去世了。没等她们回来,甚至没留下一句话。庆芬当场昏死过去。红艳一时也慌了神,继父的儿子,也就是他那位哥哥,已经披麻戴孝了。

红艳还没有失去理智,她发现家里的箱子都被动过了,有的锁还被严重损毁——显然是被撬坏的。红艳忽然明白,继父去世的连带后果——财产怎么分配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红艳先按住不说,她知道现在跟她妈说什么都没用。红艳也悲伤,也掉泪,可她的悲伤无法跟孙庆芬比。一天,两天,三天,她眼瞅着妈妈迎接来悼念的客人,哭得死去活来,她也心痛,但红艳知道自己该做啥,她必须为妈妈的未来打算。

晚上,客人都走了,客厅的简易灵堂前只剩红艳的哥哥大毛子在抽烟。大毛子是地痞,之前一直没有正经工作,直到30岁左右才在红艳继父的支持下开了一家烧烤店。

红艳走过去,不卑不亢问:“哥,问你个事。”

大毛子没好气地说:“有什么事等爸下葬再说。”

红艳说:“爸走之前,你在不在身

边?爸留什么话没有?”

大毛子说:“我是他儿子,我不在身边谁在身边,指望别人是指望不上的。”

红艳听了,气得胸口一起一伏,她忍住气继续问:“爸没有留下任何话?”

“没留!”大毛子回答说。

红艳问:“家里的柜子怎么都是撬开的?”

大毛子说:“这个时候谈这个事合适吗?我看爸去世你一点儿都不难过。”

红艳忍不住了,说:“我难过的是爸有你这么个儿子!”

“刘红艳!你小心点儿。”大毛子用手指着红艳的鼻子。红艳没有躲闪,她始终相信邪不压正。

人死不能复生。

红艳的继父很快火化了,被葬在老爷子生前早就买好的墓地。

站在墓地前,孙庆芬泣不成声。她当年跟他结婚,有经济上的考虑,但十几年过去了,没有爱情也有亲情,因此她十分伤感。庆芬跟红艳说,当时买墓地的时候买了两块,一块给他,一块给她,将来她也要葬在那儿。

红艳忙说:“妈你别乱说。”可红艳能感觉到妈妈情绪的低落与绝望。

红艳怕庆芬想不开,白天晚上都陪着

(摘自《熟年》伊北 著)